摄影师谷丰：探欢潭江河与捕鱼者说

■记者 李沅哲

山川有形,大江有声。

源于金华浦江岭脚的浦阳江,经诸暨一路接流纳溪,浩浩三百余里,在进化镇与大岩山麓的欢潭有了交汇。

江水行至哪里,便有了怎样的风景。透过车窗,视线无意间划过浦阳江,多数时候,它是一抹疾驰而去的风景线。当谷丰以摄影师的身份走进欢潭村,从大岩山溪的一个转角,俯身步入浦阳江上的滩涂,他以另一种看见,赋予这隐藏在宁静之下的生命线新的内涵。

自古以来,人类就有亲近自然的本性,临水而居是人们不曾放弃的梦想。水有灵性,“崇水”的老子也从中提炼出水的智慧,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。欢潭的名字里也带着“水”。究竟,欢潭何以为欢潭?大山脚下,这条浦阳江与村庄何以共融共生?

那溪边浣衣淘米的妇人,江上撑船撒网的渔人,散落小码头的鱼钩、烂树根……一点一点打开了谷丰的思绪。他说,“是这条江成就了古村落”。曾经,依偎在欢潭村脚下的,还是一个繁华的码头。浦阳江还承担着繁忙的运输功能,人们通过水路上的航船,或出行,或运送货物到各路码头。“现在,航船已无法在江与村之间通航,村里的码头已经消失。更多的时候,浦阳江是灌溉农田、排涝的功能。”

拍摄之前,谷丰自己手绘了一张地图。图上层层叠叠几座山,大江小河伸展,绽放几朵村庄,看上去有点像“寻宝图”。若说这宝藏在哪儿,恐怕要去他的镜头下一探究竟。

从2021年初秋起,谷丰开启了“生长着的乡村”主题——欢潭村的驻地拍摄。连续两个月,每逢周末,谷丰都会到杂树丛生的江渚上走一走。有时淤泥没脚行走艰难,有时枯木乱石横生在滩涂,这片荒芜之地看上去有些沉默单调。可走着走着,谷丰的胸中涌现了一片诗意。“秋水长廊水石间,有谁来共听潺湲”,在他看来,这条长长的浦阳江正如辛弃疾诗中描述的“秋水长廊”。

一个个不太惹眼的景象悉数收入镜中:江水退却后干裂的滩涂,成了青瓷的冰裂纹;黑黝黝江滩枯死的树木,成了回报江水恩情的新生命;小石头、小江蟹也为沉闷的泥洞添了生趣。

谷丰的镜头讲述了浦阳江的三公里,他说得更多的是江上的捕鱼人。

他的镜头下有散落网兜的鱼虾、渔民的捕鱼家当,也有捕鱼者一家的不同分工,比如自制绳网、饵料、撑船、捕鱼等等场景。他在与渔人交谈时得知,“一对渔民兄弟,好几代以捕鱼为生,风里来浪里去,经年累月捕鱼营生着实不易。”谷丰没有想到,他用脚步丈量的浦阳江,恰恰印证了范仲淹的那首《江上渔者》,“江上往来人,但爱鲈鱼美。君看一叶舟,出没风波里。”

一段时间的集中拍摄后,谷丰对这条江也有了自己的领悟。他说:“对世代临江而居的人们来说,这条大江是记忆之源,更是生存之本,尤其对那些依旧穿梭在江面上撒网捕鱼为生的人们来说,‘靠水吃水’这个词对他们的意义更加深刻。江流所至,杂树、枯木、鱼虾,还有那些漂流而下的杂物,来往的船只,临江野炊的居民,不断彰显这条江的活力。”

“生长”是一种动态的发展,也是一种经历权衡的“变化”。村庄与江河,是大自然与情感的牵连,这“变化”是生态与发展的互动。当古村繁华落尽,或许,在我们享受大自然的无限恩赐时,也应该找寻一种方式回馈,让它回归记忆中最好的模样。也就像谷丰所说,“你不妨停歇匆匆的步履,俯下身子再多看一眼身边的这条江,寻找湮没在堤坝外滩涂树丛中的风景,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。”

扫一扫二维码 查看更多内容

本版照片均由谷丰摄